

野蛮生长

野蛮生长

盛可以——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野蛮生长

盛可以——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蛮生长 / 盛可以著. — 2版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302-1793-1

I. ①野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1487 号

野蛮生长

YEMAN SHENGZHANG

盛可以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.25
字 数 171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93-1
定 价 36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我记事起，祖先的照片就在堂屋高悬。玻璃框里的她起斑发霉，满面蝇屎，看上去苍白柔弱，带点心灰意懒，眼里却隐有一股倒春寒。辛亥革命第一枪打响，女祖先在血泊中拼掉了命，彼时年方十八。——我的女祖先并非革命牺牲，她死于难产，是我爷爷把她折腾死的。

我爷爷得名李辛亥，瘦高，斯文，肤白无须，不像南方人，也没有乡下人的笃钝。三十岁上下成了鳏夫，没续弦，独来独往，衣袂飘飘。他活着只干两件事，一是读书，二是赌博；偶尔给乡邻写对联，做祭账，赚些零花钱。他有个神秘远亲，我们都没见过，只晓得是女的，不时寄些东西过来，咖啡色贝雷帽就是其一。我爷爷戴着那顶古怪的帽子，东游西荡，走路呼呼生风，身过处垂柳摇摆，河水漾起波纹。据说那神秘远亲是我爷爷早年下的种。

我爷爷和我爹结过梁子，不知什么情境下，他弄了我爹的第一个老婆。我爹认为我爷爷可以随便去搞别人的老婆，但不该搞他的，这是家风问题。我爹把他的第一个老婆轰走了，那女的没路可走，只好变成尸体漂在河里，别人捞起来送给我爹，我爹在荒地里挖个坑把她埋了。

我爹和我爷爷像两头老牛，平时各自吃草，万不得已说句话，也会顶角打架，牛角碰撞出卵石声响。我爹强势，音量大，我爷爷有顾虑，看我爹脸色，怕断了粮炊，通常闷声回到他的小屋，从箱子里摸出一副牌九，挑一手好牌压下心中的愤懑。

我奶奶死时，爷爷正在赌博，别人来报信，他坚持打完手中的牌。我爹为这事相当恼火，有机会就要数落，骂他打了几十年牌，牌九文化里的礼廉耻智、是非羞恶、恻隐辞让，哪一样都不顾。我爷爷通常表现很机警，假装耳背听不清，面色泰然，一副老子终归是你爹的派头。

我爹爱骂人，经常对着畜生、对着树木、对着庄稼、对着手头干着的活计，唾沫横飞。我爷爷荡尽家财，早年输了田地老屋，老了不利索，糊里糊涂让不入流的赌棍们占了便宜；老古董象牙牌九没了，十册本《诗经示蒙句解》不翼而飞。我爷爷说牌九被人偷了，经书擦了屁股；其实是换了赌资，熬了两夜，输个精光。这些事都有人传回来的。我爹心里痛惜，我爷爷要是不糟践的话，两样宝贝兴许能盖半边房子；可那是我爷爷的，他不传子孙，谁能奈何他。我爹只能背过身用竹鞭抽打乱拉屎

尿的猪，大骂败家子、自私鬼，死了还要不要人收尸。

我爷爷存不住货，心里还不存事，老早就放下一切，微昂着脸，下颌上抬，眉目傲慢，仿佛眼前尽是他的臣民，他随时可能下一道圣谕，命你跪接。有人请他吟诗讲诗时，他才放下架势，不吝口水，不时卖个关子，将一个个典故的来龙去脉讲得绘声绘色，脸上露出罕见的笑容，看上去有些和你平等的快乐。可能是太寂寞，别人不耐烦了，也不让人走，从百宝箱里掏出点心，或者其他玩意儿讨好挽留。后来只有小孩听他讲诗，哄零食吃，再后来连小孩也腻烦了，不理他了。

李 春 天

我姐没长开时，谈不上美，发育后突然攒了些姿色，在兰溪这一带算好看的。她身高一米六八，大骨架，肤色偏白，像北方人。脸庞不小，幸有得体的尖下巴挽救，不至于沦为蛮性和愚笨。她短发黑亮，剪着漂亮的鬓角，露出一对瘦耳，两撇柳叶眉增加了面部的灵性，配以乌黑细长的眼睛，还算秀美。遗憾的是嘴唇偏厚，色泽发乌，生气时双唇紧缩嘬成鸡屁股。不过，厚嘴唇恰恰说明我姐是个性情忠厚的老实人。这个老实人一辈子忍辱负重，吃尽了亏，命运并不曾给她什么回赠。幸好她没什么宗教信仰，不然要承受一份额外的打击。

乡下的土地庙很多，有的造型简陋，用几块石头垒成屋形，随意立在树下或者路边。我姐常去的那间倒是有模有样，建在稻田间，方方正正，面积虽小，但通体刷白了，四角还有飞檐，里面正供着土地爷的神位。我姐就在这儿跪拜，双手合十，咒

我爹病死、淹死、被水牛顶死、被疯狗咬死、被汽车轧死；怎么死都行，就是别让他活着。

显然土地爷这个芝麻官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，我爹骂骂咧咧地活着，连喷嚏都不打一个。

我姐发现土地爷是个大骗子，就朝土地庙扔泥巴。有时坐在田埂上咬着草根，无计可施，挥手轰赶群鸟。或者捉住青蛙，从脚趾开始倒撕蛙皮，皮肉剥离时发出嗞嗞的声音，青蛙疼得咕咕乱叫。剥了皮的乳白肉蛙蹦入水中，不久四肢摊伸死在水面。我姐面无表情地躺下，倾听虫子在禾梗爬行的沙沙声响，眼前是蓝天白云，这时她会面露微笑，仿佛随云朵去了远方。她说如果她有翅膀，就飞个十万八千里，永远不回来。

不知道我姐是从哪儿听来的，说起她出生那天的事，仿佛亲眼所见。那年春天百花盛开，河水丰满，我姐闷声来到人世间，我爹当即黑了脸。他点燃一根烟，皱着眉头，脸像黑夜的泥沼，连屋子里星微的光亮也要沦陷其中。那时是凌晨两点多，黑夜黏稠，屋里破例点了三盏煤油灯，光芒饱满的玻璃罩像一粒巨大的金色大麦。灯罩没有擦拭干净，有黑色的脏纹环旋。罩口上方一缕黑烟上升。那束火苗安静清醒，散发催人欲睡的黄光。

我爹抽完一支烟，起身一把揪起我姐。我姐感受到外界的粗暴，张嘴要哭，却没声音，憋红了脸。我爹倒拎着我姐，操起手电筒，一声不吭地往河边走，在女婴还没有成为负担之前，他要去屋后的兰溪河淹死这个“背时鬼”。料理产后诸事的接

生婆追上来，拦住我爹，好歹把我姐放回了襁褓。

我姐说，她一天到晚感觉自己被倒拎着，呼吸困难，还说真不如当年淹死了好。她经常暗夜里啜泣，有时还吃什么东西，窸窸窣窣的，蚊帐内散发一股怪味。那些没有药头的火柴棍证明，我姐在夜里啃光了它们。

我姐总是用死不成的方法寻死，她喜欢和自己过不去。

一九三四年，湖南旱灾，地方文献上写着“甲戌大旱”，地上开尺，死了很多人。我爷爷照旧在沙头镇玩牌九，想着返本。他牌德好，从不出老千，往往小赢大输，到了别人的地盘，有时输得连过轮渡的钱都没有，便露出诗人本色，站在大河前，看烟雾蒙蒙，即兴作一首小诗送给检票的黑妹，等黑妹低头整理脸上红晕，他灵活地转身，一个满步跨上渡船。我爷爷平时对黑妹也略施贿赂，一张年画、一颗糖……但归根结底，是我爷爷的书生相迷住了黑妹。我奶奶走了之后，我爷爷照旧到沙头镇赌博，不过那时黑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娘了。

那天，我爷爷输个口袋外翻，与黑妹开过玩笑，坐了轮渡到达对岸，又顺着兰溪河走了十里地，回到家天已全黑。进门便听见婴儿啼哭，闻到一股热腥味。接生婆欢天喜地，推搡着我爷爷去看娃。我爷爷的心思还在牌桌上，不能适应自己的新

角色，他冷淡地走进房间，在一堆褥子之间找到了婴儿的脸，扫一眼转身要走，接生婆赶紧抱起我爹，麻利地剥开襁褓，亮出小鸡鸡给我爷爷看。我爷爷“噢”了一声，我爹哇哇大哭。

此后，我爹每天这个时辰开始哭，通宵不停，把我奶奶折磨得两眼深陷。我爹哭足一百夜，我爷爷晚上不回家睡觉，我奶奶也习惯了。有人看见我爷爷从某个女人家里出来，都瞒着我奶奶。

两年后我爷爷又得一子，周岁夭折，我奶奶忧郁成疾，不久乳房上长了东西，死了，后来连坟也找不着了。我爹与我爷爷吵架，总会数落这一条罪状。我爹并不怀念我奶奶，也不在意我爷爷的薄情，他只想多方位地挫败我爷爷，占上风，证明他是家里真正的掌柜。

我爷爷的童年称得上阔绰，家里有大片的土地，还有保姆，他上过私塾，没挨过饿。我爹饥一餐饱一餐，胡乱混了几年学堂，十二岁便跑城里头去了，吃了很多苦头，后来当过一阵没人册的兵，给行军部队扛过枪支粮食。十五年后突然回家，已成了吃皇粮的人，进了航运公司，过着水上漂的生活。什么湘江、资江、沅江、浏阳河、捞刀河，哪段宽、哪段窄，何处弯曲、何处急流，他一清二楚；还趁国乱浑水摸到了鱼——就是他的第一个娇美老婆，后来投河自尽的那个女人。

我妈谢银月是谢林港一个长酒窝的山里姑娘，命苦模样甜。

战争动乱中父母双亡，从小寄居兄嫂家，不知道有没有受过嫂子的刻薄，总之不算开朗，脑子里很多旧式观念，笑起来唇红齿白。我妈比我爹小十岁。我爹第一次遇见我妈，她正在志溪河里浣洗衣服。志溪河的水和我妈的眼睛一样，清澈见底。我爹很霸气，对我妈说这条河现在归他管，他的办公室就在坝上。我爹说的不假，那时他的第一任老婆已经死了大半年。

后来我爹上门提亲，我大舅不同意，觉得我爹面有匪气，怕妹妹跟着他吃亏，而且死了老婆的男人，多少有点晦气。我妈铁了心跟我爹，我爹一点都不着急，他从乡下打到城里，从旧社会打到新中国，天下都打出来了，在益阳的地盘上，没有他办不成的事。

“跟你们商量，是给你们脸，哪天我带银月私奔了，你们能怎么着？”我爹对我大舅说。我大舅也是聪明人，赶紧顺水推舟，成全了他们。

谢林港竹子多，据说以前的皇帝喜欢这儿的水竹凉席，要他们年年进贡。我爹说皇帝外行，他应该来这里选水灵的姑娘做妃子，然后明白睡好姑娘远比睡好凉席舒服。

我妈是方圆百里的俊俏媳妇，一刻不误，迅速生下一窝乡下人。

我大哥出生时，我爷爷在屋外团团转。孙子不满月，没人抱出来，我爷爷就见不着。其实我爷爷并不急于见孙子，他的兴趣在于炫耀自己的知识，他给孙子取了几个名字，向村里人

解说名字的含意。我爹一个都没用。他不让我爷爷介入家庭事务，彻底剥夺他的权力。

我爷爷在家里的待遇和打入冷宫的妃子差不多。

那时候我爷爷不到六十岁，还有些势力，完全撇开他不容易。他特别能演戏博同情，口才好，又不说脏话，虽说犯过错误，人们的同情心依然向他那边倾斜。有一次父子俩火力相撞，我爷爷呼宗唤祖，滔滔不绝，从历史细数，什么孔孟之道、四维八德、三纲五常，最后批判的锤子落在我爹的头上；但这些都全被我爹用一句“你不配”打发了。

我爷爷窝了火，趁我爹不在家时刁难我妈。我妈是这么一种女人，平常不善言辞，吵起架来，两片薄嘴唇钹一样敲得欢快，俚语俗话用得恰到好处。我爷爷从没赢过我妈，事后总是独坐家门口，脸上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傲，慢慢演化成大势已去的凄清。

我爹是一家之主，老婆和孩子是他的子民。妇孺的羸弱温驯，不但没让主人变得温和，反而助长了他的暴戾。我爹经常打我妈。有一次，我妈被揍得满地滚，蓬头散发一身血，终于离家出走。一个月后，我大舅把她送回来，我爹像接受贡品似的收下了。我妈从包里拿出零食干货，夜里头灯一黑，又和我爹搞成一团。

城镇人与农村人，就像白人与黑人一样等级分明。我爹精打细算，办了病退，安排我大哥退学顶班，我大哥一下子农转非，吃上皇粮，别人羡慕得要死。

我大哥生得清俊腼腆，不爱说话，笑也无声，偶尔大笑，爆发“哈哈”两个音节，戛然而止。他恋旧，村里的伙伴一个也没丢，每回必聚。小伙伴们已经变成了实打实的庄稼汉，肤色黝黑，指关节粗大，趿着拖鞋，抽着劣质香烟，仍像小时候那样，一起去地里摸瓜，河里网鱼。我大哥有全套的网鱼设备。闲置时，渔网齐整地挂在后院，像擦亮的兵器。他能迅速理顺乱丝网，会修补烂洞，知道哪个阶段用哪种网捕哪种鱼，什么鱼到浅水处产卵，什么鱼夜里浮上来透气。

乡村的夏夜处女般恬静。月亮泊在夜空。萤火虫在草垛子和荆棘丛飞舞。兰溪河躺在地，我大哥在这样的夜晚下网，身

体像一把剪刀，裁开了缎子般的水面。

坏事没有任何征兆。

出事那天的热闹，胜过草台班进村唱戏。人们倾巢而出，拥向大队部，围着警车，打量那些威武挺拔的人；趴在窗口，看他们剃去年轻人的半边头发，捂嘴窃笑。反瞒产私分批斗时，大队部是审讯室和监狱，关着交不出粮食的农民，后来改成打米厂，这会儿是临时审讯室。

村支书向一个全副武装的人试探深浅：“年轻人看露天电影，起哄，打群架，倒是经常性的……这一次怎么惊动了乡武装部……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”

全副武装的人傲慢地看了村支书一眼，摸出一支烟：“你不知道现在是严打特殊时期？”

“蔡部长……能不能带回乡政府审讯……要是在我这儿出了事，我这脑壳只能耷胯里了。”村支书给蔡部长点上烟，甩灭火柴棍，眼巴巴地看着对方，“……左邻右舍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误以为我串通……不对，当然是配合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我一直无条件地配合上面的工作……”

蔡部长穿着绷得滚圆的制服，似乎马上会抬手扫村支书一耳光。他的鼻孔和嘴巴都在冒烟，整个人快烧出明火：“照我说，你真是鼠目寸光，就没想过尿远点儿？”

村支书警觉地盯着蔡部长，眉眼挤到一堆：“呵呵，我能尿多远，还不是蔡部长说了算？”

蔡部长慢条斯理：“现在社会治安太乱，中央开了会，全国开展‘严厉打击刑事犯罪’运动。可抓可不抓的，坚决抓；可判可不判的，坚决判；可杀可不杀的，坚决杀。咱们县的人口多，下来的罪犯指标也比别的县高……这不，我连睡觉的时间都用上了。今天这些人，就是一个流氓犯罪团伙，他们聚众斗殴，调戏妇女，河里网鱼，盗窃国家财产……”

“流氓团伙犯，可是要吃枪子儿的啊！”村支书吃了一惊，“这……年轻人看露天电影，起哄，打架，平时不都这样嘛。他们都是守法的，没干出格的事。”

蔡部长说，出没出格，犯没犯法，审完就一清二楚了，法律是讲证据的。

两个小时后，六个剃着阴阳头的年轻人被双手反铐，塞进警车。

一周后判决书下来，团伙首犯李大个死刑，我大哥最轻，获刑八年。

兰溪中学操坪上要开万人审判大会，这不是最重要的，审判大会之后，死刑犯们就会被拉到兰溪河边执行枪决。谁也没见过杀人，都不想错过。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。我姐这时还在厂里当临时工，不知道家里出了事。我妈泪水涟涟，不断擤鼻涕，我爹不再骂娘，也闭紧了嘴。二哥李夏至老老实实在地挑了一满缸水，又懂事地到菜地里锄了几把。我悄悄溜上堤，赶去学校

占地方看万人大会。

天气说不上坏，潮热，有南风，河水波纹层层向北。我上了长堤，人多得好像地里长出来的，都往兰溪镇那边涌，有组织的学生队伍整齐规矩，表情严肃笃定。堤上只有端午节才这么热闹，突现的节日气氛使我一阵兴奋。我淹没在人群中，紧张刺激，很快走出一身汗，发梢往下滴水，落到地面上，砸出一种软韧的声音，听起来透明又黏稠。不知道兰溪中学校门朝哪面，我随着人群，准确地流到了那个操坪。

很多照片记录了我看到的景象。大幅标语悬挂，高音喇叭刺耳的声音，罪犯们脑袋耷拉。李大个胸前的牌子上写着“流氓犯”，还打了一个巨大的红叉。几个没打叉的站在后排，双手反绑。操坪里围得水泄不通，空气变得闷热，巨大的蘑菇云，像狮子俯瞰，轮廓灰白，过一阵，又变成一团，什么也不像。有时会有片刻寂静。一个打叉的罪犯瘫软后再也站不起来，由两个穿制服的人举着。后来人群突然松动膨胀，审判结束了，人们转身跟车游街示众，要一起押送罪犯去行刑地，亲眼看枪子儿如何在他们的身体上开红花。

我在操坪出口处挤伤了腿，没去成，不过这一点不影响我后来跟同学吹牛，把听来的描述为亲眼所见。我说十个拿枪的站成一排，十个罪犯跪成一溜，枪声一响，罪犯好像挨了一脚，身体猛然一震，鲜血喷溅，瞬间就闻到一股焦香，还是烤串儿的味道。